

另一類天空——談公開大學語文科

吳忠強

1997年5月30日，香港公開進修學院正名為香港公開大學，成為本港第八間大學。公開大學是一所「開放式」院校，又是本港首間主要採用遙距教學方式的大專院校。學院的教學方針是有教無類，學生入學時沒有學歷限制，並且可以因應自己的學習能力，自由選擇科目。筆者頗為注意公開大學語文科的課程發展，很想藉此機會，比較傳統大學與公開大學主修語文的學生，在課程及學習上有何分別。

課程設計

傳統大學修讀語文的學生，側重語言學及文學的認識。前者包括聲韻、文字、語法等科目；後者指詩、詞、歌、賦、小說、戲曲的研究。因此，他們修讀的語文科，大同小異，相差不大。公開大學卻有所不同，在課程設計上，學生可以因應個人興趣、能力，選擇科目，因此，主修語文的學生，也可以把剩餘的學分，專修思想與信仰、歷史及哲學等課程。從文史哲不分家的角度來看，公開大學主修語文的學生，涉獵範圍比較大，也能有效地認識到整體語言、文學，以至相關的歷史、文化、哲學的關係。另一方面，有志於專修語言學或文學的學生，也可以全情投入某一範疇，甚至專修語文或文學，從而作出比較及分析。因此，從學習的開放、自由程度來看，公開大學的課程設計，容許學生的自主性比較大，有別於一般大學「套餐式」的課程理念。

跨越課程

很多教育界人士都高度讚揚「跨越課程」(cross-curriculum)，認為學生在學習時，必須把各個課程視為整體。換句話說，學科與學科之間的關係是不應該割斷的。一般大學生可以主修語文，副修另一科；但從跨越課程理念來看，這種組合仍然十分狹隘。

不過，公開大學卻有別於其他傳統大學，修讀語文的學生在修讀文學、語言學外，還可以同時修讀商業、工科、護理學、環境學等科目，最後獲頒通識教育學位。在學習過程中，學院提供的工、商、理科課程，無論是授課、編寫教材、習作及評核，都有母語及英語作為選擇。因此，在公開大學主修語文的畢業生，若能觸類旁通，那就猶如古人深通「六藝」，成為一個不折不扣、多才多藝的學者。借用西方語彙，他可以成就為一位全能者。全能者在學問上既博且專，又能貫通各科學問，化整為零。在現今大學鼓吹「全人教育」下，相信只有學院採用「跨越課程」的模式，才能更直接、更有

效地栽培具有多方面潛質的學生。

學習效益

教育心理學家認為人的能力可概括分為認知、感觀及技能三方面。語文專業的學生有別於理科、工科生，主要是他們側重在認知、感觀能力的培養。因此，修讀文學的學生，在認識、了解作品的同時，也能夠感受作者的感情，與故事人物同歌同哭，最後又能抽身於外，返回現實，理性地作出欣賞與評價。一般大學生在基本語文能力：聽、讀、講、寫四方面，應該是沒有問題，因此，在得到老師的指點後，他們都能閱讀作品。但語文能力不單是聽、讀、講、寫四方面，學科也不應與人生分割，因此，修讀語言、文學的學生，還要進一步提升分析、欣賞作品的的能力，並且進一步藉著對學科的認識，了解社會，追求人生的意義。舉例來說，《西遊記》中美猴王大鬧天宮一節，學生能否透過文字的理解，憑著豐富的想像力，聯想到孫悟空那種天不怕，地不怕的英雄氣概呢？在現實社會裏，限於年紀輕、閱歷淺，他們很難透過孫悟空一類人物的理解，結合到個人或身邊人物的遭遇，因此，他們作出的賞析、評價，大多是人云亦云，依書直說；縱使偶有卓見，也並未能學以致用，結合到人生與處事各方面。這種語文學習，無疑是切割了知識與人生，把兩者一分为二。推而廣之，語文學習最終也不過是紙上談兵，學生也只能是在象牙塔、故紙堆裏作出研究。說的實際一點，也只是得到一紙文憑，獲得社會人士的認同而已。

相反，公開大學學生的語文基礎絕大部分是比不上一般大學生的。公開大學有見及此，設法透過一些影視、音響教材，藉着官能上的刺激，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。例如在小說科，學生縱使閱讀遲緩，可以首先過過學習單元的輔助，了解故事的梗概，然後才閱讀原著。如果仍未明白，還可以透過錄像帶，認識故事情節的安排，以至細微到人物的服飾、動作、神情，從而達到賞析作品的層面。由於公開大學的學生多是在職人士，閱歷比較豐富，也容易從學科中體會人生，或應用於職業或實際生活裏去。因此，從語文學習與整體社會效益來看，學生修讀公開大學，無疑是利己利人的。

總結

語文學習是每位學生必經的階段，老師在學習過程中，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，這是不容置疑的。一般大學的老師，最少有一個學期教授科目。學生在講課外，還可以藉著導修課請教導師。公開大學導師卻只有五至六個教節教授學生，對於較抽象、難於掌握的科目，還得在有限時間內，清楚扼要地指導學生。隨著科技進步，傳真、電腦的普及化，公開大學的語文導師也必須緊隨時代步伐，透過網絡、傳真服務，了解學生的需要，作出適當的指引，這樣學生在語文學習中，才能穩步成長，達到指定的目標。